

南唐先主李昇年譜

諸葛計 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



諸葛謝編

南唐先主李昇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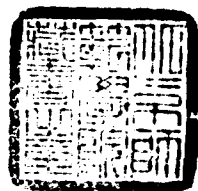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8756

1118756



南唐先主李昇年譜

諸葛計 編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張5.625 插頁2 字數116,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冊

ISBN 7-80519-027-5/K·12

統一書號：11354·083 定價：1.30元

責任編輯 薛 飛

録

(一) (二) (三)

序 言

我想要對南唐史進行一番學習和研究的動機，是在一九七九年秋冬萌發起來的，當時正是我的習作《唐末農民戰爭戰略初探》完稿之後。在寫那本小書的最後一章——唐末農民戰爭的作用及其對後世的影響時，逼着我不得不着手摸索原先在頭腦中紛亂如麻的五代十國史，查閱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有關的史料。開始時當然是很頭痛的，說也奇怪，硬着頭皮鑽進去之後，居然使自己的想法大變：對原先望而生畏的這段歷史，頗感興趣，而其中對南唐史興趣尤濃。這大概也和登山一樣吧，當你還隔岸遠觀的時候，它將以其嶙峋的威嚴鎮懾於你，使你覺得似乎無從涉足，望而興歎。但當你硬是進到它的腳下，緊緊鞋帶，咬咬牙關，舉足而上時，它也就不顯得那麼可怕了。經過一段攀登和細心的品味，或許還會產生一種曲徑通幽的樂趣來。這對於像我這個出生在以喀斯特地形而聞名於世的地方的人來說，本來是從孩提時起就不止一次地體驗過的生活經歷，但把它用作做人的道理，用來對待自己的工作和事業，居然要到不惑之年才略有領會，可見我這個人不敏之甚了。

五代十國時期的南唐國，確實是當時林立的封建割據政權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其所以引人注目，原因不外有兩個：第一，是它乘楊吳政權之餘烈，曾經雄踞江淮之間，是十國中經濟和軍事力量都比較強大的富盛之邦。它所統治的地盤，一度「東暨衡、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

北踞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爲其所有，近代僭偽之地最爲強盛。」（一）「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二）在政治上也「有足觀者」（三）。因此，江淮下游的社會經濟在唐末以來嚴重破壞的基礎上，曾有相當可觀的恢復和發展。第二，是它在當時紛爭割據的局面下，仍能着意延攬各色人材，尤其注意收集唐末以來長期戰亂中流散的典籍文物，重視學術文化的發展。在它立國不足四十年的短短時間裏，便出現了有如馮延巳、李璟、李煜、韓熙載、高越、潘佑、江文蔚、湯悅、張洎、二徐（徐鉉、徐鉉兄弟）等著名的文人學者；徐熙、顧闳中、顧德謙、董源、王齊翰、鍾隱（四）等繪畫大師。史謂，此時的南唐國，「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輳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五）「十國文物，首推南唐」（六）。是當時全中國「文物最盛處」（七），「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八），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有着相當重要的影響。

毫無疑問，對這樣一個曾經予中國歷史發展以一定影響的封建割據政權進行研究，絕不是毫無意義的。「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跡，有可爲後世鑑者」（九）不少。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對五代十國這段歷史的研究實在是太少了，對南唐國的歷史研究也是如此。除了搞文學史的同志從他們的專業角度，有一定數量的文章和著作對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的詞進行過一些研究之外，從社會史的角度進行專門研究的論著幾乎是寥若晨星。

南唐立國僅三十九年，共歷三主。只要稍作分析比較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在它的先後三代君主當中，以文學成就而言，兒子都超過了父親，一代勝過一代。但是，如果從政治作爲上來進

行考察，則順序正好顛倒了過來——一代不如一代。先主李昇是南唐國的創建者。他不僅從楊行密和徐溫後人的手里篡代成功，創立了南唐政權，而且在他手里還實施了一套有別於楊吳政權後期的措施和政策，比較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使社會生產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奠定了這個封建割據小國相對強盛的規模和基礎。中主李璟和後主李煜，上臺後所面臨的都祇是一個守業的問題，但他們竟連守成的本領也很低下。李璟統治之初，由於還有李昇時留下的大量財富儲積，國力強盛，所以還想有所作為，曾經南敗閩、越之師〔二〇〕，西占馬楚之地。但是，也正是從他上臺伊始，李昇時實行的一些緩和階級矛盾、有利於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便遭到了破壞。國內階級矛盾尖銳起來，統治階級內部的派係鬥爭也日趨劇烈。加之對外連年用兵，以致庫藏耗竭，國力衰弱，不得不向中原的後周（接着是北宋）政權割地稱藩，遷都削號。李煜執政之後，不但不能絲毫地扭轉頹局、恢復失地，反而終日沉湎於聲色、浮屠之中。政治上毫無作為，而是兒戲制度，誅殺忠臣，弄得上下離心，在與中原周、宋的軍事對峙中降叛相繼。最後落得個國破身虜的下場，做了個「日夕祇以眼淚洗面」〔二一〕的違命侯。

南唐的國祚雖短，但它和歷史上的任何王朝一樣，都經歷了建國、強盛到衰亡的過程。對於自己這樣一個業餘史學研究者來說，既不敢問津於那些延綿百載以上的煌煌大朝，只好抓住這隻麻雀來試刀，看看是否也能得到一些與從猴體解剖和人體解剖中才能得到的近似的教益來。正是基於以上這樣的認識和動機，我便產生了一個很不自量的想法：經過若干年的努力，爭取寫出一部《南唐史》來，為我國的史學研究和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盡一點綿力。

在此想法的驅使下，我用了近兩年的時間來收集有關南唐國的材料，一九八一年秋冬着手來作史料長編。在作史料長編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感到：對南唐歷史的研究，應當把重點放在其前期的歷史上，它的創建者李昇是個關鍵人物。離開了對先主李昇其人及其所推行政策的考察，恐怕便難得其要領。於是又萌發了一個先寫李昇傳的念頭。拙作《年譜》，祇是我撰寫李昇傳的一個起步罷了。

年譜學是一門專門的學問，自己并未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因而基本常識也知之甚少。祇是爲了學寫本譜，才去讀了一些前人所寫的年譜。在讀前人的著作當中，我覺得年譜的寫法本無定格，可以根據各人的需要而定。而且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如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理財家）、文學家、思想家、科學發明家、外交家、旅游考察家等等，可以而且一定要有不同的側重點，甚至與之相關的背景材料也應有不同的取捨。李昇是一個身處亂世之中，由社會的最底層而爬上統治階級寶塢尖的一個封建帝王，自然就應當側重在他與政敵的爭奪及其所推行的政策方面。這樣的一些想法，是耶？非耶？時至今日自己也還若明若暗，不甚了了，有待師友們的指教。

在目前這個譜中，自己已經覺察到兩個突出的缺點：一是由於史料的矛盾、缺失，又由於編撰者本身讀書不多，知之有限，因而在一些問題的考證上用功不深，致使存疑和闕如之處依然不少；二是敘事和材料的搭配上存在問題，失當之處頗多。此外，尚未自知的缺點、錯誤肯定還有不少，均望讀者不吝指正。

譜中引用夏承燾先生《南唐二主年譜》，曾昭燭、蔣贊初先生的《南唐二陵發掘報告》的研究

成果多處，初稿草成之後，又承錢伯城先生於春節休假之中，認真審讀，指示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諸葛計

一九八五年五月於北京

〔一〕《舊五代史》卷一三四《僭偽列傳第一·李璟》

〔二〕陸游：《南唐書》卷二《元宗本紀·論》

〔三〕馬令：《南唐書》卷一《先主第一·贊語》

〔四〕因李後主嘗自號鍾峰隱客，後世曾有人以爲鍾隱即後主李煜，其實非也。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師郭乾暉學畫，深得其旨，善繪花竹禽鳥，尤長畫鷁，有「寒蘆鶉鷁圖」、「古木鷁鷹圖」等名作。其門人郭權亦以繪畫見稱。

〔五〕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卷上

〔六〕鄭方坤：《五代詩話》例言

〔七〕釣磯閑客：《釣磯立談》

〔八〕陸游：《南唐書》趙世延《序》

〔九〕陸游：《南唐書》趙世延《序》

〔一〇〕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錢氏吳越國在南唐國之東，可是保大初年，南唐對閩用兵時，吳越自海上出兵援閩，南唐軍南向所敗的，實際上是閩，越兩國之聯軍，故謂。

〔一一〕劉承幹（翰怡）：《南唐書補注》引尤侗《西堂全集》。

年譜

南唐先主李昇，或云字正倫，小字彭奴。自少年時起即爲徐溫養子，易姓徐氏，更名知誥。立國後復姓李氏，始有今名。其原名、姓氏、家世及籍里鄉貫等均無從攷確。

按：昇生於兵火戰亂年代，自幼怙恃俱失，以髫髻之年便轉徙民間，實爲一流浪之孤童。故長成後，於己之籍貫鄉里、族氏家世、祖考妣並己之名諱等，俱失於記憶，致使後世載記其事諸書，亦多附會之說。千百年來，言人人殊。致力於研討攷證之史家不啻十數，然均難得其要領，終莫敢必。筆者孤陋，見微識寡，於上述數事之攷辨，既不敢作，更莫能爲。茲謹臚列所見前人之諸說，以待識者解惑而已。

其籍里之說有三：

一曰徐州（彭城）人。自宋初徐鉉承宋太祖之命作《江南錄》起，鄭文寶《江表志》、龍衮《江南野史》、釋文瑩《玉壺清話》、馬令《隆游二氏之》、《南唐書》及歐陽氏之《新五代史》等，主之者甚衆，無需一一引列。

二曰海州（今江蘇省東海縣）人。薛居正《舊五代史》及王欽若等之《冊府元龜》主之。

三曰湖州（今浙江省吳興縣）人。范炯、林禹《吳越備史》卷二謂：「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

至其姓氏、世系之說法又更夥焉。

（一）爲唐室宗裔論，就中復有五說：

一曰建王恪（唐憲宗子）之裔。自《江南野史》首倡此說，是後《江南野史》、《玉壺清話》、陳霆《唐餘紀傳》及馬、陸二氏書等皆從之。如陸書卷一《烈祖本紀第一》謂：「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迹精舍，時號李道者。」馬令《南唐書》卷三〇《世裔譜第二十八》謂：「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縉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乞符節，故詔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縉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亡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爲建王後。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生先主。先主即位，是爲南唐。」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九謂：「先主昇，字正倫，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其父志，去宗室懸遠，遂飄游他郡，爲徐州判官。安貧謹厚，喜佛書，多游息佛寺，號爲李道者。」

按：持是說者，於昇父榮之行事態度，各書所載亦大相異趣。前引馬、陸二氏之書，皆謂榮「性謹厚」，號李道者。而龍衮《江南野史》則云：「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

唐憲宗之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爲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結交豪傑，以任俠爲事。屬時離亂，群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踞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賊夏詔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而往說詔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爲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爲喻。」詔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爲所敗。行密聞之，因帥師攻之。數敗，乃爲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然楊行密敗夏詔事，查諸書俱未見。

二曰鄭王（元懿，高祖子）之房裔。是說僅見鄭文寶《江表志》，其文云：「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鄭王疏屬之枝脈。父志，祖榮，俱不仕。」

三曰永王璘（玄宗第六子）之裔。薛史卷一三四《僭偽列傳》謂：「昇自云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祿山連陷兩京，玄宗幸蜀，詔以璘爲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圖江左之意。後爲官軍所敗，死於大庾嶺北。故昇指之爲遠祖。」《周世宗實錄》亦持是說，見《資治通鑑攷異》卷三〇引。

四曰薛王知柔（睿宗子薛王業之曾孫）之子。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爲徐溫養子。」（《通鑑攷異》卷三〇引）

按：《通鑑》卷二六〇乾寧二年（八九五年）七月下載：「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時唐昭宗爲李克用所逼，駐蹕南山）明年十二月，知柔始至廣州視事。光化三年（九〇〇年）薨於廣州。昇生於光啓四年（八八八年），至光化三年則已十二歲有餘矣。斷無以十二歲之正常人，竟連己之祖姓、世系及己之名諱等等均茫然無知之理。如稍有知，當不至即位後又使人行攷證，方擇有功者爲其遠祖。又，薛王知柔於廣州乃正常死亡，並無遭殺、黜之事。以一王室爲節度使，死後其子嗣便何至流落無依，且孑然一身從嶺南直流落至江淮間？即或有其特殊原因而偶流至江北，又爲楊行密或徐溫所獲，明知其爲薛王之子，溫又安得子之？且「知誥」乃與溫之諸子知訓、知詢等並而名之，何可以知柔之子又名知誥之理？昇非薛王知柔子亦明矣。蓋《蜀後主實錄》以傳聞而誤載耳。

五曰吳王恪（太宗子）之裔。《資治通鑑》二八二，後晉高祖天福四年二月下載：「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緯有功，緯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按：先行攷證，而後乃擇有功者祖之，且《十國紀年》謂其曾祖超、祖志，乃與徐溫之曾祖、祖同名，其無據之甚亦昭昭矣。

（二）爲姓李氏而非有唐宗室論。

劉翰怡《南唐書補注》卷一引《天中記》所載云：「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元瓘）問之曰：『金陵冒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韜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笑，賞卮酒。」以語氣度之，沈韜文顯然主昇姓李氏，然非有唐之宗室。歐陽氏《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謂：「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薛史一三四《僭偽列傳》則僅云：「李昇，本海州人。」其說亦與《天中記》近。

（三）爲潘氏之子論。

范垫、林禹《吳越備史》卷二謂：「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爲安吉砦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侵我吳興，擄潘氏而去，昇遂爲神福家奴。徐溫嘗造神福家，見而異之，求爲養子。至是乃隱本族而冒徐姓焉。後嘗致書於我，以毘陵求易吳興，仍引苻田爲說，則本潘氏明矣。」按：昇以毘陵求易吳興，《備史》未繫具體年月，他史亦未之見。且昇元五年吳越都城大火，錢元瓘驚懼而卒，昇以帑幣糧餼以調其急，越人甚德之。此時雙方亦未就苻田事略置一辭。此說恐亦未足信。

（四）爲非李氏亦非潘氏論。

劉恕《十國紀年》謂：「昇復姓附會祖宗，固非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備史》謂本潘氏子）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徐溫）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通鑑攷異》卷三〇引）今人夏承燾氏，以昇之第四子信王景達先娶李

德誠女，謂「若昇本李氏，必不娶媳於德誠。中興後，有司始請離之，此亦昇不姓李之一證。」（《南唐二主年譜》）

按：昇以髻稚之年而孤獨流落，忘其鄉貫、祖系、姓氏，實屬可能。由忘己之名而致無名，可爲一證。路振《九國志》及馬、陸等書皆謂昇小字「彭奴」。彭奴不類原名，或爲李神福家奴時之稱謂也。蓋以其爲奴，年復幼小，人遂以奴呼之，又以其至自淮北，人視之爲彭城人（天寶初，嘗以徐州爲彭城郡，至唐末，徐州仍治彭城），遂名之爲彭奴，如稱徐人、徐兵、徐將爲彭人、彭卒、彭將者然。以嘗娶媳於李氏而證其不姓李，似亦未必然。又：《十國紀年》今已不得復見，其謂昇之曾祖超、祖志，與徐溫之曾祖、祖同名，故而知其皆附會。昇先以溫爲父，後尊爲義祖，如係附會，當以其高祖附會溫之曾祖，以其曾祖附會溫之祖，何得以己之曾祖、祖而附會溫之曾祖、祖耶？係有司之誤乎，抑《紀年》之誤乎？徐溫曾祖、祖之名諱，諸書皆未檢得，未知劉氏何據。凡此之故，謂昇之祖系、姓氏難於攷究可也，斷然定其絕非李氏亦非潘氏，似可不必，亦未必必。是以本譜於昇之籍里、世系及原名等，均付闕如。爲方便計，其少年時之迹事暫採一說。又其更名前後亦概以李昇名之，乞讀者諒察焉。

少遭離亂。及長，貌奇偉，體壯聲宏，精彩樂人。

陸書一謂：「及長，身長七尺，方頤隆準，修上短下，語聲如鐘，精彩樂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又卷十六《后妃傳》：「後宮种氏謂：『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

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馬書一謂：「語聲清揚。常緩步，從者闊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江南野史》謂：「先主身長七尺，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音厚重，望之懾人，與語可愛。」《玉壺清話》謂：「及長，身長七尺，坦額隆準，神彩鑑物。雖緩行，從者闊步追之不及，相者曰：『正所謂龍行虎步也。』」瞻視明燦，其音如鐘。嘗泛舟渡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號無制。主舉聲指畫，響出數百夫外，兩岸皆聞。」

按：其少年遭離亂事詳後。

輔吳國二十年，力革弊政，內外歸心。

按：昇自唐天佑十五年（九一八年）代徐知訓輔吳政始，至吳天祚三年（九三七年）逼禪成功，首尾恰二十年。其所革弊政事詳後。

受吳禪後在位七年。

按：自吳天祚三年十月受禪，至昇元七年（九四三年）二月病歿，共七年。

其所建之南唐國，承楊吳之餘烈，修明政治，重耕織，獎文藝，遂成爲雄擅江淮間之富盛之邦。其聲名文物冠於海內。

《宋史》卷四七八，《南唐世家》謂：南唐「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漁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史虛白謂：「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南唐書》卷七。）陸游謂：「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南唐書》卷二《論》。）馬令謂：「據江淮，摘山煮海，人民豐阜。」又謂：「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略，而深沈寬裕，